

## 冷暴力最具杀伤性

郭文斌

冷漠比仇恨还可怕，冷暴力比天天吵架还可怕，就是说，夫妻如果冷战对身体的伤害比吵架还可怕。你看有些老夫妻吵了一辈子，还活八九十岁，你不知道，也许人家是用吵架来锻炼身体，来表达恩爱，“老不死的”其实是把“我爱你”换了个说法。

我在拙著《醒来》中分析过霍金斯的能量级，冷漠的时候，人的能量已经到了负五十级了。通过种种关于冷漠的实验，我得出了一个重要的教育学原理：对于学生，老师表扬他，他很高兴；批评他，他也高兴。有些孩子为什么要捣蛋？就是为了老师批评他一下。为什么呢？希望老师关注他。孩子最害怕的是什么呢？老师不理他。

最糟糕的就是冷战，因为指责的时候，虽然不愉快，但说明他的心还在动；冷战的时候心就死了，严重的不通，不通就会导致生命肌体发生癌变。所以，我们在生活中会发现，有的两口子天天吵架，却活七八十岁；有些夫妻给人感觉很平静，但四五十岁就走了，因为那只是表面的平静，他们的心已经固化了。

说到《弟子规》，一般人刚读时，说这个有什么读头啊？没意义啊。他们认为读《弟子规》不如读“四书五经”，不如读一些高深的经典，但是你真懂它了，你会发现朴素里面暗含着深奥。传统文化到最后一定是越学越简单、越学越朴素的。中国人就是这么厉害。过去有些老太太不识字，却把家管理得井井有条，不识字还能培养出状元来。靠的什么呢？就是朴素真理。她虽然不识字，但能让一家人其乐融融。所以，智慧和知识是两个概念。



## 摩登

——卧波堂随笔  
老姜

上海是一个时尚的城市，在洋泾浜英语里称为“摩登”。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拍摄了一部叫《羊城暗哨》的反特片，银幕上的八姑（狄梵饰）穿着件用人字形图案织的毛衣，格外抢眼，于是整个六十年代街头盛行这种被称为阳伞花的毛衣，给上海女性增添了几多妩媚。更为令人叫绝的是电影《野火春风斗古城》女主角王晓棠，她扮演的地下工作者银环是一所医院的女护士，有一个在公园里戴着大口罩接头的特写，那双明眸楚楚动人。于是冬天的上海街头，姑娘们都戴上了洁白的大口罩，留出一对明眸忽闪忽闪的。

上海静安、徐汇、洋房、公寓里走出来的是大家闺秀；南市老城厢弄堂、石库门里走出来的是小家碧玉。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提倡艰苦朴素，衣服要打补丁，男人不再吹风，女人不再烫头发，个个素面朝天。但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小家碧玉们自有一套。姑娘们会用火钳在煤球炉上加热，然后自己动手烫出卷曲的刘海和辫子梢。后来有人发明了专用烫发的铁夹子，按上了电热丝。再后来“长波浪”“爆炸式”死灰复燃，上海女人自己动手在家“做头发”，时不时会看到戴着一头塑料发卷的女人满大街跑，那是八十年代的一道风景线。六月的上海酷热难当，白天人们躲在自家的房间里，街道冷冷清清的，知了在树丛里鸣唱，偶尔窗外会飘来栀子花、白兰花……的叫卖声。卖花的一般都是上了年纪的妇女，提一个竹篮，花用湿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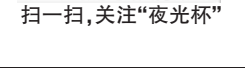
换了个领头，故又称节约领。一时间人人效仿，风靡全国。还有就是春秋两季的外套，上海人叫两用衫。那时流行军装，时髦的上海女生穿军装时绝对不会戴军帽，也不会配军裤，其中的奥妙在于女式军装是收腰的，居然也能收出旗袍的韵味。可以说，时尚是上海这座城市的品格，不过上海人把它叫做“摩登”。

今年春节前夕，我应北京朝阳区文联的召唤，参加与美国伯明翰市联谊的中国新年联欢晚会活动。因为我的老公和儿子都在美国，此次活动之后我可以顺道回家里去，于是便自己订好了赴美的来回机票。

谁知道，这一次的旅程坑苦了我。

那天，我们一行九个人的赴美演出团从首都机场登上了美国联合航空公司飞往芝加哥的班机，到芝加哥后再转机前往目的地伯明翰市。刚坐到飞机座椅上就听到广播里的播音员在说，芝加哥的温度是零下三十摄氏度左右。我心下忽然一震：不好！芝加哥的冬天！

曾记得大约是1984年，我在美国求学第三年，有一次去芝加哥，被冰冷给打懵了。那里真是太冷了，应该说堪比我们的东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北吧？那次旅行的前因后果我已经想不起来了，却对那透骨的寒冷刻骨铭心。怎么回事？这一次，要经过的竟是芝加哥吗？这季节，是深冬啊……结果，一连串的麻烦就真的出现了。

飞机上的播音告知大伙，由于芝加哥下了长时



摩登 (中国画) 沈雪江

以抵达目的地伯明翰市了。

我看了下手机，已经是晚上九点多了。我要乘坐的这趟班机是十点多起飞。我找到登机口，坐下来，喝了两口矿泉水，向长长的大厅走廊看过去，大部分登机口已是空空如也，没有人走动了。可我身边依然有不少人在等待起飞，他们也一定不是经历过不

少次的换乘改签才熬到现在的。忽然，听得前那位看起来是墨西哥裔的女职员拿起麦克风满嘴打着嘟噜请大家依次登机的时候，每个人疲惫的脸上都显出一丝振奋：啊哈！终于啊，要起飞了，这样我们可以在十二点之前到达伯明翰了吧！

谁知，在每个乘客都在机舱座位上坐好后，半小时了仍没有起飞的意思。我似睡非睡，忽听得广播里有个声音：各位旅客，很遗憾地通知大家，我们发现飞机的一个转轴出现问题，有滑动障碍。为避免危险，请大家出舱，我们尽快为大家安排到其他班机。

老天爷啊！这是怎么说的啊？还要折腾啊？哎呀此时最想念的是国内的高铁啊！还是祖国母亲好啊！

但是我只是听得有人低声叹了口气，就都安静地起身拿起自己的随身物品鱼贯走出飞机舱门了。当时乘客的素质确实很高，这种情况下他们不做无谓的诘问和抱怨，当然也可能他们已经习惯了这样的误点。

又坐回到椅子上等待。过了半小时左右，听得那位打嘟噜的墨西哥裔女职员广播道：抱歉！本机场已经没有任何去往伯明翰的班机了，我们只有等待本次航班完成修理后载大家去往伯明翰。

大家又重新回到机舱内的时候，没有人欢呼甚至也没有人讲话了，反正大家脑子发蒙的，反应都迟钝了。

到达伯明翰酒店的时候，已经是夜里两点以后了。全团的人早已抵达，都入睡了。这一天，我历经了三十多小时的航空旅行才到达目的地。经历过多少次的中美飞行，这还是头一次。

直到今天，我依旧爱着我的工作，希望能温暖、呵护、鼓励每一个孩子，并致力于打造一所“爱的学校”，我依旧坚持帮助每一位来求助的家长，陪伴他们真正走近、走进儿女的心里。

二十多年后，我从微信公众号里收到了一封烙着“绿叶”印记的信，“还记得绿叶对根的情意吗？”那片绿叶瞬间打开了记忆的阀门，让我几乎是立刻发信给大洋彼岸的浩敏。“你还记得二十多年前的那次领奖吗？”“必须记得啊。”我们聊起了那次去教育电视台领奖的经历，越谈越激动，他突然说：“吴老师，你是我碰到的对我最用心的老师，没有之一。”小调皮已经长大，还要把老师弄哭。这些年，他在国内读了大学，又去国外读

了硕士，无论多忙，每年他都会来给我拜年，说说自己读书的情况，说自己恋爱了，给我看女朋友照片，会在临走时特地跟我强调一句“老师，看你微信，你睡得太少了，你身体要保重啊！”……

聊天结束，我的心还是久久不能平静，教师不仅仅是一个职业，而是一份爱的事业，你付出的每一份爱，若干年后都会在孩子身上寻到印记。

感谢这片绿叶，让我回忆起了二十多年前的经历，让我们师生远隔重洋，却依旧为这段记忆而感动，让我在二十多年后，仿佛又想起了当年初为人师的誓言。

我与《诗情画意》，请看明日本栏。

责编：刘芳

吴蓉瑾

对根的情意吗？”那片绿叶瞬间打开了记忆的阀门，让我几乎是立刻发信给大洋彼岸的浩敏。“你还记得二十多年前的那次领奖吗？”“必须记得啊。”我们聊起了那次去教育电视台领奖的经历，越谈越激动，他突然说：“吴老师，你是我碰到的对我最用心的老师，没有之一。”小调皮已经长大，还要把老师弄哭。这些年，他在国内读了大学，又去国外读

了硕士，无论多忙，每年他都会来给我拜年，说说自己读书的情况，说自己恋爱了，给我看女朋友照片，会在临走时特地跟我强调一句“老师，看你微信，你睡得太少了，你身体要保重啊！”……

聊天结束，我的心还是久久不能平静，教师不仅仅是一个职业，而是一份爱的事业，你付出的每一份爱，若干年后都会在孩子身上寻到印记。

感谢这片绿叶，让我回忆起了二十多年前的经历，让我们师生远隔重洋，却依旧为这段记忆而感动，让我在二十多年后，仿佛又想起了当年初为人师的誓言。

我与《诗情画意》，请看明日本栏。

责编：刘芳

吴蓉瑾

对根的情意吗？”那片绿叶瞬间打开了记忆的阀门，让我几乎是立刻发信给大洋彼岸的浩敏。“你还记得二十多年前的那次领奖吗？”“必须记得啊。”我们聊起了那次去教育电视台领奖的经历，越谈越激动，他突然说：“吴老师，你是我碰到的对我最用心的老师，没有之一。”小调皮已经长大，还要把老师弄哭。这些年，他在国内读了大学，又去国外读

了硕士，无论多忙，每年他都会来给我拜年，说说自己读书的情况，说自己恋爱了，给我看女朋友照片，会在临走时特地跟我强调一句“老师，看你微信，你睡得太少了，你身体要保重啊！”……

聊天结束，我的心还是久久不能平静，教师不仅仅是一个职业，而是一份爱的事业，你付出的每一份爱，若干年后都会在孩子身上寻到印记。

感谢这片绿叶，让我回忆起了二十多年前的经历，让我们师生远隔重洋，却依旧为这段记忆而感动，让我在二十多年后，仿佛又想起了当年初为人师的誓言。

我与《诗情画意》，请看明日本栏。

责编：刘芳

父亲去世后，大哥再也没回来。不料十年后突然打来电话，说他已经住进了我所

在城市的一家宾馆。

我忙去看他，这才得知，他此番来不为别的，只为买一把京胡。

我有些发愣，只知道大哥喜欢唱京剧，从没听说他会拉京胡。尽管五音不全，还是爱唱，有一次回大陆，竟当着众人的面吼起了“四郎探母”，直吼得脑袋上暴起道道青筋。我怕有损于我们家族的形象，想打断他，但看他那全神贯注的样子，不忍心。直到他吼得大汗淋漓，气喘吁吁才恋恋不舍地打住。这时，我发现他已是满眼泪水了，不好意思地揩了一把，轻声说：“在台湾那天不吼一嗓子，心里就不好受！”

我口是心非地夸奖他一番，说什么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

说到买京胡，陪着他的嫂子在旁边吃吃地笑，我好奇地问大哥：“你也不会拉京胡，要那玩意做什么！”

“我不会，可有人会呀！”他说起一位比他大十来岁的老哥，年轻时就在部队里拉京胡，现在80多了，京胡拉得在台湾首屈一指。他不止一次对大哥说，只要有一把上等的京胡，他愿为他拉一辈子！于是，大哥便一路风尘仆仆赶了回来。

全家紧急动员，围绕京胡开始忙碌。先是陪大哥去了南京，偌大的商场竟然没一把像样的京胡，最贵的不过几百块，大哥拎拎这把，提提那把，说：“轻，太轻！”

连跑了几个地方，结果失望而归。不知谁告诉我，每天早晨，湖边聚集着一群爱唱京剧的老人，何不去打听打听。大哥兴致勃勃地去了。

一听说是台湾来的，人们热情地跟他打招呼，说到京胡，有人透露，说有一位姓胡的师傅收藏着一把价值不菲的京胡，不知人家可愿出手。

我辗转打听到那位老者的住处，和大哥连夜赶去了。

那是一位憨厚的老人，听说大哥为京胡而来，犹豫良久，才把家里那把拿了出来。大哥一看，两眼圆睁，不等人家开口，便问多少钱，老人摇头不语，问急了才说：“不卖，是家父留下的。”说着，慢慢踱到当屋椅子上坐下，将一方红绸铺在右腿上，再把那把暗紫色的京胡架在腿上，京胡一侧的鳞片在灯下泛起油润的光泽。琴声响起，老人右手的弦子也急速抽动起来，整个身体兀自起伏律动。优美的琴声包裹着他那弓腰低背的身影，以致那张皱巴巴的脸也埋进了乐声之中。大哥听着听着，情不自禁地唱了起来：“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我好比浅水龙被困在沙滩……”还是“四郎探母”。

琴声戛然而止，大哥又是满眼泪花，哽咽着哀求老人：“把琴卖给我吧！”

老人默默地望着他。

大哥从怀里摸出一叠钞票放到桌上，老人把眼一瞪，伸手将钞票推到一边，说：“钱不要，琴给你！”

那把暗红色的京胡就到了大哥手中，他紧抱着琴，像抱着十世单传的婴儿，一脸幸福。

大哥后来又去了老人那里几趟，不知最后是否给了钱，反正那琴被他带走了。临分手时，老人送给他一小块碗口大的蟒蛇皮，说这是他年轻时进山买的。万一琴坏了，就把这块皮蒙上，还详细讲解了怎样蒙皮的细节，也不知大哥记住了没有。

大哥走后的那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大哥站在波涛翻滚的大海那边，昂着花白的头，向着大陆方向唱起了《四郎探母》，唱得红头涨脸，满脖子青筋，身后的岩头上坐着一位拉京胡的老者，膝上铺着一方红绸，上面架着把暗红色的京胡，老者右手的弓弦在不停地抽动，身体起伏不停，那唧唧呀呀的琴声伴着大海的涛声一直飘到我的梦里。

直到今天，我依旧爱着我的工作，希望能温暖、呵护、鼓励每一个孩子，并致力于打造一所“爱的学校”，我依旧坚持帮助每一位来求助的家长，陪伴他们真正走近、走进儿女的心里。

二十多年后，我从微信公众号里收到了一封烙着“绿叶”印记的信，“还记得绿叶对根的情意吗？”那片绿叶瞬间打开了记忆的阀门，让我几乎是立刻发信给大洋彼岸的浩敏。“你还记得二十多年前的那次领奖吗？”“必须记得啊。”我们聊起了那次去教育电视台领奖的经历，越谈越激动，他突然说：“吴老师，你是我碰到的对我最用心的老师，没有之一。”小调皮已经长大，还要把老师弄哭。这些年，他在国内读了大学，又去国外读

了硕士，无论多忙，每年他都会来给我拜年，说说自己读书的情况，说自己恋爱了，给我看女朋友照片，会在临走时特地跟我强调一句“老师，看你微信，你睡得太少了，你身体要保重啊！”……

聊天结束，我的心还是久久不能平静，教师不仅仅是一个职业，而是一份爱的事业，你付出的每一份爱，若干年后都会在孩子身上寻到印记。

感谢这片绿叶，让我回忆起了二十多年前的经历，让我们师生远隔重洋，却依旧为这段记忆而感动，让我在二十多年后，仿佛又想起了当年初为人师的誓言。

我与《诗情画意》，请看明日本栏。

责编：刘芳

吴蓉瑾

对根的情意吗？”那片绿叶瞬间打开了记忆的阀门，让我几乎是立刻发信给大洋彼岸的浩敏。“你还记得二十多年前的那次领奖吗？”“必须记得啊。”我们聊起了那次去教育电视台领奖的经历，越谈越激动，他突然说：“吴老师，你是我碰到的对我最用心的老师，没有之一。”小调皮已经长大，还要把老师弄哭。这些年，他在国内读了大学，又去国外读

了硕士，无论多忙，每年他都会来给我拜年，说说自己读书的情况，说自己恋爱了，给我看女朋友照片，会在临走时特地跟我强调一句“老师，看你微信，你睡得太少了，你身体要保重啊！”……

聊天结束，我的心还是久久不能平静，教师不仅仅是一个职业，而是一份爱的事业，你付出的每一份爱，若干年后都会在孩子身上寻到印记。

父亲去世后，大哥再也没回来。不料十年后突然打来电话，说他已经住进了我所

在城市的一家宾馆。

我忙去看他，这才得知，他此番来不为别的，只为买一把京胡。

我有些发愣，只知道大哥喜欢唱京剧，从没听说他会拉京胡。尽管五音不全，还是爱唱，有一次回大陆，竟当着众人的面吼起了“四郎探母”，直吼得脑袋上暴起道道青筋。我怕有损于我们家族的形象，想打断他，但看他那全神贯注的样子，不忍心。直到他吼得大汗淋漓，气喘吁吁才恋恋不舍地打住。这时，我发现他已是满眼泪水了，不好意思地揩了一把，轻声说：“在台湾那天不吼一嗓子，心里就不好受！”

我口是心非地夸奖他一番，说什么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

说到买京胡，陪着他的嫂子在旁边吃吃地笑，我好奇地问大哥：“你也不会拉京胡，要那玩意做什么！”

“我不会，可有人会呀！”他说起一位比他大十来岁的老哥，年轻时就在部队里拉京胡，现在80多了，京胡拉得在台湾首屈一指。他不止一次对大哥说，只要有一把上等的京胡，他愿为他拉一辈子！于是，大哥便一路风尘仆仆赶了回来。

全家紧急动员，围绕京胡开始忙碌。先是陪大哥去了南京，偌大的商场竟然没一把像样的京胡，最贵的不过几百块，大哥拎拎这把，提提那把，说：“轻，太轻！”

连跑了几个地方，结果失望而归。不知谁告诉我，每天早晨，湖边聚集着一群爱唱京剧的老人，何不去打听打听。大哥兴致勃勃地去了。

一听说是台湾来的，人们热情地跟他打招呼，说到京胡，有人透露，说有一位姓胡的师傅收藏着一把价值不菲的京胡，不知人家可愿出手。

我辗转打听到那位老者的住处，和大哥连夜赶去了。

那是一位憨厚的老人，听说大哥为京胡而来，犹豫良久，才把家里那把拿了出来。大哥一看，两眼圆睁，不等人家开口，便问多少钱，老人摇头不语，问急了才说：“不卖，是家父留下的。”说着，慢慢踱到当屋椅子上坐下，将一方红绸铺在右腿上，再把那把暗紫色的京胡架在腿上，京胡一侧的鳞片在灯下泛起油润的光泽。琴声响起，老人右手的弦子也急速抽动起来，整个身体兀自起伏律动。优美的琴声包裹着他那弓腰低背的身影，以致那张皱巴巴的脸也埋进了乐声之中。大哥听着听着，情不自禁地唱了起来：“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我好比浅水龙被困在沙滩……”还是“四郎探母”。

琴声戛然而止，大哥又是满眼泪花，哽咽着哀求老人：“把琴卖给我吧！”

老人默默地望着他。

大哥从怀里摸出一叠钞票放到桌上，老人把眼一瞪，伸手将钞票推到一边，说：“钱不要，琴给你！”

那把暗红色的京胡就到了大哥手中，他紧抱着琴，像抱着十世单传的婴儿，一脸幸福。

大哥后来又去了老人那里几趟，不知最后是否给了钱，反正那琴被他带走了。临分手时，老人送给他一小块碗口大的蟒蛇皮，说这是他年轻时进山买的。万一琴坏了，就把这块皮蒙上，还详细讲解了怎样蒙皮的细节，也不知大哥记住了没有。

大哥走后的那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大哥站在波涛翻滚的大海那边，昂着花白的头，向着大陆方向唱起了《四郎探母》，唱得红头涨脸，满脖子青筋，身后的岩头上坐着一位拉京胡的老者，膝上铺着一方红绸，上面架着把暗红色的京胡，老者右手的弓弦在不停地抽动，身体起伏不停，那唧唧呀呀的琴声伴着大海的涛声一直飘到我的梦里。

直到今天，我依旧爱着我的工作，希望能温暖、呵护、鼓励每一个孩子，并致力于打造一所“爱的学校”，我依旧坚持帮助每一位来求助的家长，陪伴他们真正走近、走进儿女的心里。

二十多年后，我从微信公众号里收到了一封烙着“绿叶”印记的信，“还记得绿叶对根的情意吗？”那片绿叶瞬间打开了记忆的阀门，让我几乎是立刻发信给大洋彼岸的浩敏。“你还记得二十多年前的那次领奖吗？”“必须记得啊。”我们聊起了那次去教育电视台领奖的经历，越谈越激动，他突然说：“吴老师，你是我碰到的对我最用心的老师，没有之一。”小调皮已经长大，还要把老师弄哭。这些年，他在国内读了大学，又去国外读

了硕士，无论多忙，每年他都会来给我拜年，说说自己读书的情况，说自己恋爱了，给我看女朋友照片，会在临走时特地跟我强调一句“老师，看你微信，你睡得太少了，你身体要保重啊！”……

聊天结束，我的心还是久久不能平静，教师不仅仅是一个职业，而是一份爱的事业，你付出的每一份爱，若干年后都会在孩子身上寻到印记。

感谢这片绿叶，让我回忆起了二十多年前的经历，让我们师生远隔重洋，却依旧为这段记忆而感动，让我在二十多年后，仿佛又想起了当年初为人师的誓言。

我与《诗情画意》，请看明日本栏。

责编：刘芳

吴蓉瑾

对根的情意吗？”那片绿叶瞬间打开了记忆的阀门，让我几乎是立刻发信给大洋彼岸的浩敏。“你还记得二十多年前的那次领奖吗？”“必须记得啊。”我们聊起了那次去教育电视台领奖的经历，越谈越激动，他突然说：“吴老师，你是我碰到的对我最用心的老师，没有之一。”小调皮已经长大，还要把老师弄哭。这些年，他在国内读了大学，又去国外读

了硕士，无论多忙，每年他都会来给我拜年，说说自己读书的情况，说自己恋爱了，给我看女朋友照片，会在临走时特地跟我强调一句“老师，看你微信，你睡得太少了，你身体要保重啊！”……

聊天结束，我的心还是久久不能平静，教师不仅仅是一个职业，而是一份爱的事业，你付出的每一份爱，若干年后都会在孩子身上寻到印记。

感谢这片绿叶，让我回忆起了二十多年前的经历，让我们师生远隔重洋，却依旧为这段记忆而感动，让我在二十多年后，仿佛又想起了当年初为人师的誓言。

父亲去世后，大哥再也没回来。不料十年后突然打来电话，说他已经住进了我所

在城市的一家宾馆。

我忙去看他，这才得知，他此番来不为别的，只为买一把京胡。

我有些发愣，只知道大哥喜欢唱京剧，从没听说他会拉京胡。尽管五音不全，还是爱唱，有一次回大陆，竟当着众人的面吼起了“四郎探母”，直吼得脑袋上暴起道道青筋。我怕有损于我们家族的形象，想打断他，但看他那全神贯注的样子，不忍心。直到他吼得大汗淋漓，气喘吁吁才恋恋不舍地打住。这时，我发现他已是满眼泪水了，不好意思地揩了一把，轻声说：“在台湾那天不吼一嗓子，心里就不好受！”

我口是心非地夸奖他一番，说什么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

说到买京胡，陪着他的嫂子在旁边吃吃地笑，我好奇地问大哥：“你也不会拉京胡，要那玩意做什么！”

“我不会，可有人会呀！”他说起一位比他大十来岁的老哥，年轻时就在部队里拉京胡，现在80多了，京胡拉得在台湾首屈一指。他不止一次对大哥说，只要有一把上等的京胡，他愿为他拉一辈子！于是，大哥便一路风尘仆仆赶了回来。

全家紧急动员，围绕京胡开始忙碌。先是陪大哥去了南京，偌大的商场竟然没一把像样的京胡，最贵的不过几百块，大哥拎拎这把，提提那把，说：“轻，太轻！”

连跑了几个地方，结果失望而归。不知谁告诉我，每天早晨，湖边聚集着一群爱唱京剧的老人，何不去打听打听。大哥兴致勃勃地去了。

一听说是台湾来的，人们热情地跟他打招呼，说到京胡，有人透露，说有一位姓胡的师傅收藏着一把价值不菲的京胡，不知人家可愿出手。

我辗转打听到那位老者的住处，和大哥连夜赶去了。

那是一位憨厚的老人，听说大哥为京胡而来，犹豫良久，才把家里那把拿了出来。大哥一看，两眼圆睁，不等人家开口，便问多少钱，老人摇头不语，问急了才说：“不卖，是家父留下的。”说着，慢慢踱到当屋椅子上坐下，将一方红绸铺在右腿上，再把那把暗紫色的京胡架在腿上，京胡一侧的鳞片在灯下泛起油润的光泽。琴声响起，老人右手的弦子也急速抽动起来，整个身体兀自起伏律动。优美的琴声包裹着他那弓腰低背的身影，以致那张皱巴巴的脸也埋进了乐声之中。大哥听着听着，情不自禁地唱了起来：“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我好比浅水龙被困在沙滩……”还是“四郎探母”。

琴声戛然而止，大哥又是满眼泪花，哽咽着哀求老人：“把琴卖给我吧！”

老人默默地望着他。

大哥从怀里摸出一叠钞票放到桌上，老人把眼一瞪，伸手将钞票推到一边，说：“钱不要，琴给你！”

那把暗红色的京胡就到了大哥手中，他紧抱着琴，像抱着十世单传的婴儿，一脸幸福。

大哥后来又去了老人那里几趟，不知最后是否给了钱，反正那琴被他带走了。临分手时，老人送给他一小块碗口大的蟒蛇皮，说这是他年轻时进山买的。万一琴坏了，就把这块皮蒙上，还详细讲解了怎样蒙皮的细节，也不知大哥记住了没有。

大哥走后的那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大哥站在波涛翻滚的大海那边，昂着花白的头，向着大陆方向唱起了《四郎探母》，唱得红头涨脸，满脖子青筋，身后的岩头上坐着一位拉京胡的老者，膝上铺着一方红绸，上面架着把暗红色的京胡，老者右手的弓弦在不停地抽动，身体起伏不停，那唧唧呀呀的琴声伴着大海的涛声一直飘到我的梦里。

直到今天，我依旧爱着我的工作，希望能温暖、呵护、鼓励每一个孩子，并致力于打造一所“爱的学校”，我依旧坚持帮助每一位来求助的家长，陪伴他们真正走近、走进儿女的心里。

二十多年后，我从微信公众号里收到了一封烙着“绿叶”印记的信，“还记得绿叶对根的情意吗？”那片绿叶瞬间打开了记忆的阀门，让我几乎是立刻发信给大洋彼岸的浩敏。“你还记得二十多年前的那次领奖吗？”“必须记得啊。”我们聊起了那次去教育电视台领奖的经历，越谈越激动，他突然说：“吴老师，你是我碰到的对我最用心的老师，没有之一。”小调皮已经长大，还要把老师弄哭。这些年，他在国内读了大学，又去国外读

了硕士，无论多忙，每年他都会来给我拜年，说说自己读书的情况，说自己恋爱了，给我看女朋友照片，会在临走时特地跟我强调一句“老师，看你微信，你睡得太少了，你身体要保重啊！”……

聊天结束，我的心还是久久不能平静，教师不仅仅是一个职业，而是一份爱的事业，你付出的每一份爱，若干年后都会在孩子身上寻到印记。

感谢这片绿叶，让我回忆起了二十多年前的经历，让我们师生远隔重洋，却依旧为这段记忆而感动，让我在二十多年后，仿佛又想起了当年初为人师的誓言。

我与《诗情画意》，请看明日本栏。

责编：刘芳

吴蓉瑾

对根的情意吗？”那片绿叶瞬间打开了记忆的阀门，让我几乎是立刻发信给大洋彼岸的浩敏。“你还记得二十多年前的那次领奖吗？”“必须记得啊。”我们聊起了那次去教育电视台领奖的经历，越谈越激动，他突然说：“吴老师，你是我碰到的对我最用心的老师，没有之一。”小调皮已经长大，还要把老师弄哭。这些年，他在国内读了大学，又去国外读

了硕士，无论多忙，每年他都会来给我拜年，说说自己读书的情况，说自己恋爱了，给我看女朋友照片，会在临走时特地跟我强调一句“老师，看你微信，你睡得太少了，你身体要保重啊！”……

聊天结束，我的心还是久久不能平静，教师不仅仅是一个职业，而是一份爱的事业，你付出的每一份爱，若干年后都会在孩子身上寻到印记。

感谢这片绿叶，让我回忆起了二十多年前的经历，让我们师生远隔重洋，却依旧为这段记忆而感动，让我在二十多年后，仿佛又想起了当年初为人师的誓言。

## 京胡

戎林



戎林